

## 研究論文

# 泰國客家社會的形成與多樣性

王俐容\*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 摘要

泰國客家移民人數眾多，分散在泰國中部、北部與南部等區。歷經過泰國文化同化政策、現代化過程與民族主義的建構，已經到了第三代與第四代的泰國客家面臨客家語言語文化難以傳承的困境。即使如此，許多泰國客家人仍堅持自己的族群認同，因此，本文試著想先勾勒出泰國客家族群的面貌，剖析泰國客家族群在差異的社會歷史文化下，仍然保有怎麼樣的客家認同？客家認同背後的運作機制可能是什麼？泰國客家複雜的文化樣貌為何？本研究發現泰國客家族群內部具有許多的差異性，交錯出複雜多樣的認同樣貌。大致上內部的差異性可分為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來源地的差異；與潮州人的關係；當地的華/泰關係；都市化與現代化的影響，以及跨國的影響。

族群認同是一個學習與探索的過程，個體需要去了解其族群的特色與意義、價值與態度、建立與族群成員的關係、學習與實踐族群的社會行為、認知到自己對其族群的感受、最後承諾了族

---

\* 王俐容，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電子郵件：ljwang@ncu.edu.tw

群在自己生命中的意義與角色。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泰國客家族群的認同，在第一代與第二代會館核心成員中，他們的客家認同是既有探索也有承諾的完成認同之旅。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核心成員，可能逐漸轉向是承諾多於探索的位置。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不知道自己祖先來源的新世代，可能進入了沒有探索也沒有承諾的狀態。隨著全球客家認同運動的熱潮，有些人燃起一些希望，渴望新時代的泰國客家文化與認同可以持續傳承。

**關鍵字：**泰國研究、客家研究、族群認同

## Research Article

# The Formation and Diversity in Hakka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Li-Jung Wang\*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akka immigrants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central,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Thailand. These immigrants have experienced the Thai cultural assimilation policies,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m.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Thai Hakka immigrants are facing the plight of difficulty passing on the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Even so, many Thai Hakkas still insist on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is study aimed to outline the appearance of the Thai Hakka ethnicity in Thailand and analyze how the Hakka ethnic is able to persist the Hakka identity under the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What are the possible operating mechanisms behind the Hakka identity? What are the complex features of the Thai Hakka culture?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Thai Hakka group has numerous internal differences that crisscrossed to form complex and diverse identity features. In general, these internal differences can be

---

\* Li-Jung Wang,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ail: ljwang@ncu.edu.tw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different origin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ozhou people; the local Chinese/Thai relations; the influences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pacts.

Ethnic identity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Individual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s,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their ethnic group;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ethnic group; learn and practice the social behavior of the ethnic group; recognize their own feelings towards the ethnic group; and eventually accept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played by the ethnic group in their lives. If we look at the identity of the Hakkas in Thailan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Hakka identity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core members of the Hakka Cultural Center comprised a journey of identity filled with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core members, the journey gradually transitioned more towards commitment than exploration.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s reached a new era where they do not know the origin of their ancestors. So they may have entered a state of no exploration and no commitment. Some people have ignited some hope during the wave of global Hakka recognition movements believing that the Hakka culture and identity can continue to be inherited during the new era.

**Keywords:** Thai Studies, Hakka Studies, Ethnic Identity

## 一、引言

客家人的認同與泰國社會關係沒有直接性的影響，相反的，卻繼續進行交流與轉移文化。可以說客家人融入在泰國社會中，並沒有失去自己的認同。值得探討的議題是客家人如何長久的保留自己的認同到現在？（利德森、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2008 年我初到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任教，暑期某天，研究室有人敲門，一個眯眯眼的女生進來跟我說，「你當我的指導教授好嗎？我是泰國學生陳瑞珠」。我也很自然的說，好啊。雖然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之後，不知道是瑞珠追隨我，還是我追隨瑞珠，兩人開啟了泰國客家族群的探索旅程（中間也一度加入另一個泰國學生王秀珠）。將近十年下來，每年到泰國一到兩次（除了 2010 年我生產無法出國），我們有時兩人組，有時三人組，走訪了泰國曼谷（數不清有幾次）；泰國中部的佛統府（Nakhon Pathom 泰文：นครปฐม）、北欖坡府（Nakhon Sawan, 泰語 นครสวรรค์）。

叻丕府（Ratchaburi 泰語：ราชบุรี），彭世洛府（Phitsanulok 泰語：พิษณุโลก）、大城（阿瑜陀耶府）（Ayutthaya 泰語：พระนครศรีอยุธยา）；泰國北部的清邁府（Chiang Mai 泰語：เชียงใหม่），帕夭府（Phayao, 泰文：พะเยา）、帕府（Phrae, 泰語 แพร่）、南邦府（Lampang 泰語：ลำปาง）、清萊府（Chiang Rai, 泰文：เชียงใหม่），泰國南部的合艾（Hatyai 泰語：หาดใหญ่）、勿洞（Bentong 泰語 เบนตง）、素叻（Suratthani 泰語：สุราษฎร์ธานี），與董里（Trang 泰語：ตรัง）。從北方的中泰緬寮邊境到南方的泰馬邊境，十年下來，不知不覺，泰國好像我的另一個家鄉。

由於這幾年蒐集資料繁多，涵蓋主題有客家會館、家族遷移

史、族群認同、宗教信仰等等，但整體泰國客家族群的樣貌似乎還是有些模糊。本文試著想先勾勒出泰國客家族群的面貌，剖析泰國客家族群在差異的社會歷史文化下，仍然保有怎麼樣的客家認同？客家認同背後的運作機制可能是什麼？泰國客家複雜的文化樣貌為何？因此，本文首先將簡述泰國在地客家社會的發展；然後各從中部、北部與南部的地區來看目前泰國客家的樣貌；最後將比較與分析泰國客家文化與認同的多樣性與影響因素。

## 二、泰國在地客家社會的發展過程

在泰國華人五個方言族群（潮州、客家、廣府、海南、福建）中，客家人是最晚移民到暹羅的族群。大多數都是從廈門、廣州、香港、汕頭四大港出航，其它較小的港口則有福州、海口等（李恩涵 2003：10--15）。根據泰國客家學者徐仲熙的說法，客家人出洋的原因包括：改朝換代、政治迫害、戰亂天災，民不聊生、耕地奇缺、生活貧困；賣身契約、豬仔勞工、出洋貿易、自由移民、投親靠友、繼承產業等因素，而飄洋過海，移居海外（徐仲熙，2006）。

泰國學者 Chun Phetchkhaew（2006）在《素叻府的泰國華人研究》發現 1809 年中國客家族群開始移民到泰國南部。拉瑪五世皇（1868-1910 年）時期，為了國家經濟發展，開始建鐵路，引進大批華人包含客籍勞工；同時在太平天國動亂後（1851-1868），許多客家人來到馬來西亞，因為泰南靠近馬來西亞邊界，華人移民也從馬來西亞到泰南工作。當鐵路完成後有些華人就留在泰國。

學者利德森（Vorasakdi Mahatdhanobol，2001）在《泰國華人和客家人》一書認為太平天國客家人洪秀全（1813-1864）敗戰後，手下客家人才大量流浪海外，即到泰國的客家移民是來自廣

東省梅州為多及豐順客家為最多。徐仲熙指出早期旅暹客家人從事的職業，首先是從做「碌將」（低階的勞工）或種植農作物開始，積蓄小資本後，繼之經營小商販、小生意、小手工業，在至從事工商企業，逐步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即有成功，也有失敗。於 1961-1971 年泰國實行第一冊兩期經濟建設計畫<sup>1</sup>，客家所經營才轉變金融業、皮革業、紡織業為多（徐仲熙，2006：275）。

泰國大多數客家移民從廈門、廣州、香港、汕頭四大港出航，其他較小的港口則有福州、海口等。他們主要有為兩種客家分類：深山客和半山客。「深山客」是在山區地帶的客家族群，主要是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人，說的是梅縣的客家話，稱為嘉應腔，因此，在泰國客家族群中，將梅縣客家話為「標準語」。泰國學者對泰國客家語與梅縣客家語比較，發現泰國客家老一輩還保留的客家腔調與中國梅縣客家腔很接近。「半山客」則是在梅縣週圍的客家話，稱為興華腔。原鄉居住靠近臨海潮州和汕頭地區的客家族群，例如：豐順、揭西與揭陽。半山客被認為有潮州人混血混語言，因此客家話受到潮州話混合的影響，但是與潮州話也不能溝通，又與客家話比較接近，因此屬於客家話的一支（Vorasakdi Mahatdhanobol，2001：63）。「半山客」成為一種不同於主流泰國客家的認同定義與內涵<sup>2</sup>。

除了以上兩種分類外，比較少被研究討論到的是來自廣東省西部的茂名、信誼、高州的客家人。他們早期多半從馬來西亞過來到泰國南部邊境地區從事橡膠的種植，通常都有家人親戚在馬來西亞，反而與曼谷中部、北部的客家族群關係比較沒那麼緊密。

<sup>1</sup> 泰國經濟建設計畫於 1961 開始第一冊有兩期，第一期於 1961-1966，第二期於 1967-1971，此後每冊為 5 年實行，目前實行第 10 冊（2007-2011）。

<sup>2</sup> 半山客認同意指介於潮州與梅縣之間客家人的認同，包括：豐順、揭陽、揭西、揭東、陸河、饒平、潮安、潮陽等地的客家族群。而豐順認同則指來自豐順縣的客家人，區域較小。

大致上泰國客家族群分布相當零散，除了泰國東北區之外，北部、中部與南部都有客家族群的居住。在中部區域，除了曼谷大都市之外，或是居住中部的佛統府（Nakhon Pathom 泰文：นครปฐม）、巴真武里府（Prachin Buri）、和北碧府（Kanchanaburi, 泰文：กาญจนบุรี）、北欖坡府（Nakhon Sawan）與叻丕府（Ratchaburi），仍有客家族群聚居的村莊，多以種甘蔗和種菜為生（劉青山，2006：42）。建有客家會館的府主要為：彭世洛府（Phitsanulok）；北欖坡府（Nakhon Sawan）與叻丕府（Ratchaburi）。在泰國北部的部分，1920 年間在泰北地區有兩位豐順客家人精英：詹采卿和徐啟榮帶動豐順客家人到泰北發展，今日泰北居住最多的也是豐順客家人。詹采卿當時在泰北的：楠府（Nan, 泰文：น่าน）、帕夭府（Phayao, 泰文：พะเยา）、南邦府（Lampang 泰文：ลำปาง）、清萊府（Chiang Rai, 泰文：เชียงใหม่）壟斷行業的廊酒、煤油和柚木林等生意（Skinner, 1957）。徐啟榮在彭世洛府（Phitsanulok, 泰文：พิษณุโลก）發展，對當時泰國酒菸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徐仲熙，2006）。大致上泰北重要的府都建立了豐順會館，以梅縣、大埔為主的泰國客家總會只有在清邁設立分會，可以看出豐順人在泰北的重要地位。

泰國南部客家族群主要聚集於合艾與勿洞。合艾（Hatyai）主要開埠的即為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人謝樞泗。1909 年，為了促進南疆經濟的發展並加強中央政府對當地的控制，泰王拉瑪五世下令，把 1909 年開始建設的泰南鐵路延伸至與馬來西亞相連。此時，謝樞泗開始參加鐵路工程建設。由於他刻苦耐勞，很快從一名勞工提拔到工程的總經理和巡檢官。泰南鐵路於 1917 年建成通車；同年，他也開始繪擬合艾的市區藍圖，建立商店出租（設店的主要為潮州人與客家人），開始了合艾市的初創時期（蔣炳釗，2002:231）。合艾的客家族群來源除了開埠的梅縣人，大埔、豐順

也不少，還成立了泰國唯一的「半山客」會館。另一個有客家聚居的城市為泰馬邊境的勿洞（Bentong）。勿洞的客家人多半初登陸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再從馬來西亞遷移泰國，跟馬來西亞有密切關係。他們從事種植橡膠樹為主，例如早期的盧煥基先生為首，創有「東城橡膠園」，繼有盧彬榮先生創有「欣琴橡膠園」。為當地經濟繁榮發展作出了很大的作用（黃有霞，2014）。主要來源於廣東省西部的高州、茂名與信誼。

形成泰國客家社會的主要支撐骨架則為會館組織，在泰國的客家族群，以各種社團或會館凝聚其族群內部的認同、傳承語言文化、增加彼此的互動等等。李國卿（1988）在《泰國華人經濟的演變與前膽》指出幫會是早期海外華人移民的重要組織，以地緣與血緣關係來連結，隨華人移殖海外，具有促進海外華人成長的功能。後來，「幫會」以「同鄉會」或「會館」的名義結成的同鄉組織（李國卿，1988：8-15）。楊建成（1986）將同鄉會分為：一、中華總商會，是類似於商業會議，以在泰國的全體華商為會員，由中、泰兩國政府交涉、聯絡的機關，又能支持在泰國華僑的社會活動。二、企業組織，是一種同業組織，是同業融合同業感情及商業習慣的統治組織。三、親族會，由鄉土關係相聚而組成親族會，共同為增進相互的福利而努力，例如：泰國客家總會團體。四、秘密組織，據有記載（1821-1850）就有洪門三合會組織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洪門會在暹羅的勢力盛於其他各國的華僑，而密組織的活動也更多於他國。（楊建成 1986：283-297）。

泰國最大的客家會館為泰國客屬總會，在泰國各地建有 33 個分會。另外還有：泰國客屬商會、泰國大埔會館、泰國豐順會館（共有 18 分會）和泰國興寧會館，歷史比較早，目前組織在曼谷建有會館大廈辦公室，並在泰國各部區建有會館聯絡辦事處，與同鄉會員聯絡感情。接著則是：泰國半山客會館、泰國梅縣會館

和泰國曼谷惠州會館：屬於第二、第三代的客家後裔，執行委員的年紀大多數是 65 歲以下，組織是小型。泰國半山客會館，由居住在泰國南部合艾的半山客組成；泰國梅縣會館和泰國曼谷惠州會館，由第二代和第三代在泰國南部出生的客家人，因為此後往曼谷謀生和發展，於 1991 年在曼谷成立。泰國台灣客家同鄉會則是最晚於 2000 年成立，以台灣客家族群為主<sup>3</sup>。因此，本論文研究訪談的範圍以泰國客家族群第一代到第四代為對象。

就本人 2011 年的《泰國客家社團與族群認同初探》即發現，目前泰國客家社團主要以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為主，年齡偏高（49 歲以下只有佔 16%），具有強烈的客家認同；到第三代仍有 50% 左右可以說客語，但到第四代不懂客語或只聽懂一點就高達 86%。受訪者有 55% 左右認為參與客家社團可以有機會多說客語、52% 認為了解與接觸客家文化；對於客家認同的強化也有 53% 認為有幫助（王俐容，2011）。客家社團扮演著當泰國政府強大的同化政策下，努力傳承與保護客家文化的角色。

表一、泰國客家會館

會館名稱	成立年
泰國客家總會	1867 年 成立「集賢館」 1908 年 成為「暹羅客屬會所」 1926 年 正式向泰國註冊
泰國客屬商會	1910 年
泰國大埔會館	1946 年

<sup>3</sup> 約二次大戰前後(1930-1950 間)，從大陸原鄉、馬來西亞等地移民到泰國，大約已經四代的客家族群稱為「老客」，1980 年代後從台灣與大陸移民過來的客家族群稱為「新客」，兩者有不同的移民背景與脈絡。老客移民多以農業、小商店經營為主；新客以投資經營大型製造廠、服務業、商業為主。關於老客與新客認同差異的比較，請參考王俐容(2012)〈跨國社群、族群認同與文化政策：以泰國為例〉，出於《台灣客家族群文化政策》，第 147-174 頁，台北：智勝出版。

泰國豐順會館	1963 年
泰國興寧會館	1969 年正式註冊
泰國半山客會館	1976 年
泰國梅縣會館	1980 年
泰國曼谷惠州會館	1991 年
泰國台灣會館	2000 年

(資料來源：陳瑞珠整理，2011)

大致上目前泰國客家族群接觸客家文化與使用客語，都集中於參與客家社團活動的時候，客家社團也還聚集一些對客家認同強烈的第二代與第三代。走訪泰國中部、北部、南部重要的客家社團負責人，六十歲的算是新生代，主力還是以七十歲為主（泰國台灣會館除外），由於 1990 後期開始有大陸原鄉移過來的第一代，有些會館得以順利找到新的接班人（例如大埔會館、泰國客家總會的董理會館，理事長都是從大陸移到泰國約二十多年的第一代移民）。因此，如何找到接班人來維持客家會館，幾乎是每個會館面臨的最大問題，也顯示出泰國客家認同難以為繼的窘境。

### 三、泰國中部的客家族群

朱拉隆功大學的利德森教授（蕉嶺客家人）曾在台灣演講〈泰國中部的客家人〉（2010），指出：

與其他華人<sup>4</sup>族群比較，客家人算是不多，當我們提到泰國客家人或泰國中部客家人住在哪裡，毫無疑問客家人可能隱形

<sup>4</sup> 在泰國客家族群訪談過程中，大致符合過去許多的泰國華人研究，在強大的同化政策之下，他們認同自己為泰國人，具有華人血統後，才是客家族群的認同。詳細說明請參考：Li-Jung Wang (2018) "Towar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Thailand", *Asian Ethnicity*, Vol.19, Issue 2, pp.211-234.

在其他族群之間，尤其是在泰國當地最多的中國華人中的潮州人之間。客家人只有少部份住在特定的地區，而且住在特定地區也很少了。百年以來，客家人定居在曼谷與附近的府，還持續保持自己的認同，比如：保守、不必要時不與別人交往。但這不表示，客家人沒有泰國朋友。除此之外，客家人還維持自己的傳統食物。但在曼谷也不容易看到客家菜，一般看得到客家食物的粿條，也沒有保留傳統的客家菜。

曼谷是泰國首都，泰國客家各主要會館也自然以曼谷為聚集地點，主要活躍的各會館負責人，都以工商界要角居多，從早期的皮革業、金飾業、到現在餐飲業、飯店、金融銀行、土地開發、營造業、鋼鐵、石油進出口各種工業大亨都有，掌握泰國經濟相當重要的位置（通常，這些工商大亨總是會說，我們客家人沒有潮州人有錢啦，也沒有潮州人會做生意）。但由於曼谷的潮州人更多，混居在曼谷的客家族群成為最早失去客語的一群，在會館中可以看到會說客語的人幾乎都快七十歲了。這顯示越是都市化的早，越快融入主流社會，客語流失越嚴重，但他們因為是客家社團的主力份子，也就有最強的客家意識<sup>5</sup>。

由於各會館理事長幾乎都是大老闆，目前工作也漸漸讓新生代接班，對於振興泰國客家族群認同很熱衷，到泰國各地演講，也啟發了不少人：

A1：我本身由於自己是客家人子孫來講，我們對於客家文化還沒有深入瞭解，經過一段時間，透過 A2、客家社團的一些

---

<sup>5</sup> 在泰國的華人分類中，興寧與豐順同時參加客家會館與潮州會館，饒平則被視為潮州會館沒有參加客家會館。因此，許多興寧與豐順(或是揭陽揭西)人的確會有多種可能的認同選擇：客家、潮州、客家潮州、或直接就是華人。但遇到特別揭示自己客家人的，就比較不會去談或承認自己也是潮州人。已經選擇自己是潮州人的興寧、豐順仁等，在尊重其認同選擇下，本研究不會將之定義為「客家人」。

活動之後，才感覺到客家人，它有它偉大的一面（A1 訪談，2009，曼谷）。

但是，泰國客家人的歷史與遷移開發過程，卻是一個很少人可以說得清楚的狀況。

A2：我常常參加客家的懇親大會，像全球客家懇親大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它有擺書賣，擺的都是中國客家的歷史、文化，有很多國家：有大馬、新加坡、有香港、四川，就是沒有泰國客家人，那我就奇怪，我就問他為什麼不印泰國客家人？他們說我哪裡知道你們！我就那個很緊張呀。我有幾個朋友把泰國的歷史寫成中文，也是客家人。我叫他們去北京問一問下，有什麼我要買過來。大馬客家研究很多、新加坡很多、台灣就不用講多得是。為什麼泰國沒有。（問：那為什麼沒有泰國客家研究呢？）可能是政治問題。...當時我找客家會館的會史，自己雖學習了不少，但很多的問題它也寫得很籠統，讀了更糊塗。覺得也是沒有路了，不如真正自己去做（訪談 A2，2009，曼谷）。

A2 為了研究泰國客家，成立了曼谷客家研究學會，多年來也支持許多泰國學者進行客家研究，跟亞洲各國客家組織關係緊密。六十歲才開始學中文、學客語的他，有驚人的能力與意志力，在泰國各地奔走向年輕世代喊話，累積許多泰國各地客家人脈與理解，但要進行實際研究也實在沒有時間與心力。多年來大致上可以在學術影響上比較大的就是利德森教授，但他本人在出版《泰國華人和客家人》（2001）之後，也沒有很大的興趣繼續相關研究。2016 年我第三度或是第四度訪談他，利教授指出，目前比較可能支持泰國客家研究的大約就是泰國客家社團，但是：

泰國客家人，尤其是社團、一般客家人，他們把「會講客語」

的人，才算是客家人。但你等到子孫會講客語，然後再做事，可能會來不及了。像我寫的那本書，雖然是泰文，但也應該要支持，你不應該把「會不會講客語」來當標準衡量，如果要把「會講客語」來衡量的話，研究一定會做不出來，現在客家子孫都是年輕人，如果他們想要做研究，但不會講，這要怎麼辦？總之，客總（泰國客家總會）的想法是客家子孫需要先會講客語，再來做事情，而我跟A2是一樣的想法，客家子孫不一定要會講客語，才可以做事情，等到他們會講客語，就不用做事情了（訪談利德森教授，2016）。

也許因為如此，泰國客家族群只好努力向外學習，希望可以多跟跨國客家經驗連結，得到更多客家文化交流的機會：

我們惠州人在泰國不多，惠州就是馬來西亞跟印度尼西亞比較多，現在第四五代都有，他們在馬來西亞兩百多年啦，所以我常常到馬來西亞與印尼跟惠州會館交流。全世界的惠州活動我都會盡量參加啊，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就是惠州（中國），第三次在香港，第四次就馬來西亞，第五就合艾惠州會館（泰國），第六次就棉蘭（印尼），第七次就是中國汕尾市...（A3，2009）

我們北欖坡府的客家人不多，可是我們可以加入全球客家的認同（A4，2015）

因此，每回走訪曼谷各會館，總會聽到世界各地客家會館的不同消息，從台灣到梅縣；從曼谷到吉隆坡；從清邁到合艾（泰南城市）。整個泰國客家認同在曼谷地區呈現出生氣蓬勃、積極交流、天下一家親的熱情樣貌。

泰國中部除了曼谷之外，客家族群還散居在各府，目前泰國

中部客家人居住和建有客家會館的府主要為：彭世洛府（Phitsanulok）；北欖坡府（Nakhon Sawan）與叻丕府（Ratchaburi）。這些區域以農業為主，客家人多務農，在有些區域仍有聚居的情形，例如叻丕府（Ratchaburi）的小村落 huay kra box，被泰國客家會館與社群視為客語傳承最好的區域，我自 2011 年開始聽聞到這個據說還是以客語為主的村落，卻到 2016 年才有機會走進這裡，卻看到跟我想像不同的樣貌：

（問：曼谷很多人都跟我說，你們這裡的客語保留的比較好，說客語的比例比較高？）

A5：我們知道，我們這個區域算是保留客家文化保留的很好，我們這一區政府還推動客家文化為“體驗地方文化中心”。huay kra box 的每一戶，大家意識到這個區域的重要性，所以大家會努力保留客家的特質，例如：客家菜、客語、祭拜方式、客家習俗。我們這邊的婚禮（提親、祭拜祖先）、喪禮還是維持的很好（訪談A5，2016）。

關於大家最關心的客語能力部分：

（問：你最擅長的是客語嗎？）我的泰文、客語都講得很流利（A5約四、五十歲）。也會跟孩子他們講客語，可是他們聽不太懂。只有我大女兒能聽、能講。我大女兒因為嫁給客家家庭，他們家是不講泰語，只有講客語，所以還會講客語。以前 huay kra box 裡面，全都是客家人，我跟你說潮州人住這邊一到兩年，他們也會講客語。但現在大部分不講了，四五十歲以下就不會講了（A5，2016）。

詢問了幾位受訪者，大部分都是五十歲以上還能講流利的客語，即使同一家庭也產生哥哥會講客語，弟弟不會講客語的情形。

弟弟的解釋是：

我在 huay kra box 出生，但沒有留在這個區域，來來回回，因為還要到曼谷去讀書、工作。只要開始接觸正規教育，就很難持續講客語（A6，2016）。

現代化與都市化的過程，讓原本已經在地生存數百年的客語，還是面臨同化政策而消逝的壓力。這與二次後當時的同化政策不同。當時官方關閉了華文學校、華文報紙與華文出版，但遠在都市之外的農家裡，還是代代以客語說話生活著。但隨著現代化國民教育的實施，以及年輕人也逐漸到都市化發展，在泰國被認為最會說客語的村落，努力撐到目前四、五十歲這一代，接下來似乎也難以維繫。原本在曼谷的客家族群，更早進入現代化，則是二十多年前，就沒有辦法讓子女說客語，可以講客語的幾乎都超過七十歲。

目前在 huay kra box 仍有七八十戶客家人，多種植甘蔗為主，泰國主要的糖廠幾乎都是客家族群掌握（訪談 A7，2016）。也因此，全盛時期，這個小村落曾有四五百戶客家家庭，沒有一個泰人。另一位受訪者，自幼跟隨父親到泰國中部種菸草，已在當地居住七十年（訪談 A8，2016）。

huay kra box 隸屬於叻丕府。叻丕府客家人數不少，1962 年成立客家會館。移民到叻丕府主要客家人以半山客（來自豐順與揭陽等區域），約八十年前開始來到這裡。有三條路線：一、從泰國東部尖竹汶府（Chanthaburi）；二、從曼谷移民；三、從他欽河搭船，然後到叻丕府地區或附近居住，叻丕府老街有菸廠，有些客家人在這一家菸廠工作。有些是種菸、種菜、種甘蔗和做小生意。1937 年泰國政府開闢道路，促進叻丕府地區更進一步發展，許多客家人大量移民到叻丕府居住，但是 1942 年泰國政府卻突有

命令，指定居住在鐵路 10 公里內的華人，要在 24 個小時內離開，導致很多華人和客家人大量遷移到泰國其他地方。在進行泰國北部客家會館的訪談時，許多人提到這段歷史，他們原本在泰國中部有土地，以農業為主；但一夕之間失去家園，有些人的親友流落到曼谷，最後貧困孤寂的死去。有些慢慢移動到泰北都市區，只能先以打工、賣小零食來維持生活（訪談 B10，2014，清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些人再次搬家回來叻丕府，目前約 520 個客家家庭，他們還保留客家文化，1962 年並成立客家會館，為互相聯誼、團結鄉親的交流活動。近年來，叻丕府的客家活動相當蓬勃，例如 2013 年舉辦客家美食活動，2014 年舉辦團參觀叻丕府客家人製布行業（紡織業算是當地客家族群所從事的重要產業之一）。叻丕府的客家人有姓汪、吳、陳、黃、章、丘、蕭、劉、羅、李、王、鄒、徐、馮、康等。2015 年訪談叻丕會館的發現：當地客家族群參加會館算是積極，原鄉來自興寧人多，另有梅縣、揭陽、豐順等，沒有特別來集中於哪一地。當地除了農業外，從事紡織與木材買賣的家族也不少，跟當地農業關係都相當密切。但相較於泰國北部與泰國南部，泰國中部的客家族群語言流失最嚴重，不但無法說客語，連中文能力都很薄弱。但客家意識卻依然很強，訪談一位會館內少見的 27 歲年輕人（訪談 A9，2015），問他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

我是長子，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爸爸每天都跟我說：你是客家人。我覺得當客家人很好。

如果以上面這位年輕人的想法來回應利德森教授，已經融入泰國社會的客家族群，是如何長久保留自己的客家認同？可以看出第一代、第二代的客家父母如何堅持得將自己的客家認同留給下一代；也如同利德森訪談所提到：

客家認同還是一種泰國客家人隱藏內心的渴望：我在 2001 年出版《Keu Hakka Keu Chin Kea》Chinese and Hakka (in Thai language) 時，非常令人意外大賣，許多人跑來問我說：我知道我是客家人，想要了解更多的客家。我開始慢慢察覺到，客家認同的渴望仍然存在他們的心中，即使他們已經成為泰人（訪談利德森，2012）。

泰國中部另一個早期客家聚集地為：北欖坡府（Nakhon Sawan）。北欖坡府是泰國主要四條河匯合成為湄南河的地方，早期泰國還沒有鐵路時，以水道為交通路線，早期移民到泰國做生意的華人也居住在北欖坡府，有鐵路後才擴散到泰國各地沿著鐵路居住。因此，被視為客家早期聚集的中心點之一。客家北欖坡客家會館於 1957 年初成立，主要為互相交流、發揮集體智慧，分工合作，加強文藝隊伍，北欖坡的華人文藝活動豐富多才，相當聞名。多年前會館有一位羅姓舞客家獅的重要師傅，曾在詩琳通公主前表演。因此北欖坡府會館至今仍保有金獅隊，並展示客家獅的一些文物，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舞客家獅了，但這些展示仍在會館驕傲的展出，A10 告訴我們說：

客家獅的特點在於獅面具的嘴巴是四方型，客家人說代表客家人吃四方（A10）。

許多會員已經看不懂這些文物上的文字，也無法說中文，但他們還是強調：

現在北欖坡的客家認同增加，因為他們團結在客家會館，如果沒有客家會館，他們各做各的，有的人根本也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現在客家會館更堅強，讓客家人的認同增加，下一代也以客家人為榮...我們曾回去大陸看土樓，第 16 次舉辦全泰國客家懇親會，今年在尖竹汶府舉辦，我們就一起開會，

主要是每個會館的理事長會提出自己的建議，有的提如何讓客語進步發展，讓下一代能傳承客語。北欖坡客家人少，但我們可以認同全球客家（訪談 A4，2015）。

2015 年北欖坡府會館的會員約一百多人，中文都不好，客語也不大會說。主力會員以第二代為主（約六十歲）。從事的行業主要以蔗糖、建材與建設業，但新生代（第三代）則轉向醫生、警察、公職等行業多。由於當地潮州人多，信仰受潮州影響，以祭祀本頭公為主（訪談 A4，2015）。

另外兩個城市：佛統（泰語：นครปฐม, Nakhon Pathom）與大城（阿瑜陀耶府）。（泰語：นคร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พระนครศรีอยุธยา, Ayutthaya）則有客家聯誼會，成員都約一百人。在大城的客家族群以經商為主，街上的商家都是華人，金飾業最多、裁縫、中泰藥房、餐飲、五金建材、錫水管等等，雖然人數少，但地方小每個人都很熟識，晚上把店門關上一起吃消夜談客家認同非常開心。最年長的第一代 A11 先生（2015 年時 86 歲），開裁縫店在大城養活一家，很感謝泰國社會，他認為：

客家認同最重要，無論如何想幫客家做事，年輕一代還是有客家認同，只是不會說客語（訪談 A11，2015）。

佛統客家聯誼會，有 120 多位會員，但是沒有聯誼會會館場地，要聚集在一起前，秘書長會傳真給大家，成立於西元 1968 年，約 40 年。理事長 A12 雖然已經 80 歲（2015 年時），卻是在泰國出生的第三代，祖父時代就從廣東揭西來到泰國中部，他指出：

二次大戰後，泰國總人口不過二千萬，人很少，土地很多，泰國從前，誰高興住哪就住哪，自己去開墾，種菸草 5-6 年就

換地方，自己去開墾，不用買土地。班崩（บ้านโป่ง）、陸歌村（ลูกนก）、他樂（ท่าเรือ）、他漫縣（Tha Muang,ท่าม่วง）都是客家人，潮州人約有 5%，客家人都到這邊開墾，北碧府他樂（ท่าเรือ）他漫縣（Tha Muang,ท่าม่วง）100%都是客家人。素攀府也是客家人最多，因為是客家人最多的地方，沒有客家會館，北碧府和素攀府不必要客家會館來加強他們的認同，他們見面就講客家話，所以不必要有客家會館，他們只有姓氏會館。（訪談 A13，2015）。

在泰國中部，偶有聽到這種說法，就是在某個農村，全部都是客家人，也全部都說客家話，但沒有客家會館，所以也無法聯繫上。正確的村名或是地點，也問不大出來。經過幾年輾轉詢問與調查，我們找到叻丕府的 huay kra box，似乎很接近之前的描述（但其實可以講客語的人也不多了），但佛統附近是不是還有類似的村莊，但目前還無法斷定。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彭世洛。彭世洛府（Phitsanulok）位於泰國北部與中部之間，屬於中型都市，也有飛機場可以到達。根據文獻記載，早期客家人移民至彭世洛府（Phitsanulok），最著名者為也是徐啟榮，來自廣東省豐順縣湯坑鎮埔河徐屋雙河村。清朝末年，徐啟榮隨兄長到泰國，入境後到彭世洛府跟兄長在雜貨店學習工作，日後才出來自行發展，當時泰國要鋪設一條鐵路，從彭世洛府至清邁（北部），工程很大，徐啟榮與親人合夥承包這段條路。日後，徐啟榮將自己的生意跨大至帕夭府、南邦府和清萊。目前彭世洛設有彭世洛客家總會，於 1958 年成立，會館的角色是團結客家感情，本會屬於忠義善堂慈善機構。會館建有關帝廟，作為主要信仰。

彭世洛的會館歷史不久，建築算是相當大而新，由於當地潮

州人少於客家人，客家會員有六、七百人，估算客家人超過三千人，整體而言呈現出相當自信、開心的氣氛。會員成員也比較雜，豐順、揭陽與梅縣為多，有輕微的「半山客認同」。從彭世洛以北開始，就是豐順客家的天下。會員溝通以泰語為主，中文與客語的使用都相當有限，只有第一代的中文還可以溝通與了解，但即使如此第一代的客語也不佳。第一代客家移民約 86 歲，最年輕的已經到了第四代，每個人都有中文名，也會寫自己的中文名字。目前理事長 A13 大約五十歲上下，比較其他會長算新生代接班成功，但中文客語都不會。在彭世洛訪談時，最令人驚訝的部分在於，泰國客家文獻中常常被記錄的徐啟榮，就算當地第一代移民沒有聽過，其他當地客家人也一無所知，很值得探討：究竟這些不久前（清末）的遷移故事是如何紀錄與流傳的？為什麼即使是會館也不知道這些故事與家族？

整體而言，泰國中部的客家人以梅縣、大埔客家族群為主，豐順次之；他們有許多是工商大老，甚至經營農民銀行；因為都市的混居，以及在商場上與潮洲競爭激烈，也強化了他們的客家認同。離開曼谷的農村以米、糖為主要種植，許多農村過去都是客家聚居，相對起來客語保留比較久一些，但近年來也漸漸流失了。

#### 四、泰北客家社會的形成

泰國北部區域，北方靠近緬甸和寮國的邊疆，最北的地方是清萊府（Chiang Rai）的湄賽縣（Mae Sai）。南方連結泰國中部和西部。東方連結寮國邊界。西方連結緬甸的邊界。泰國北部土地範圍為 93,691 平方公里，是泰國第二大的部區，以清邁為中心。泰國北部九府總人口六百萬人，與泰南人口數量相同。最多人口

為清邁府 (Chiang Mai)，泰國北部的客家族群，也是以清邁人口最多，但在清萊、南邦、帕天、帕府都有客家族群與會館。如同前所述，許多客家人都是之前在泰國中部務農，因為政府政策被迫遷移，一些到曼谷去，一些往北部走。往北部的客家以豐順人最多，他們通常稱自己為「半山客」，但也強調自己是豐順客家人。

相當屬於泰國客家龍頭的泰國客家總會，於 1974 年成立了清邁客家會館，當時主事者還是以曼谷為主，認為清邁與曼谷來往頻繁，應早日建立會館，整個會館的完成於 1978 年，獲得全泰國各地客家會館的協助。但泰國客家總會長期以梅縣客家為主流，豐順人多的泰北區域就走自己的路，在北部各地成立自己的客家豐順會館，共有 9 個分會，遠遠超過只有清邁的泰國客家總會會館。

表二：客家豐順會館的18分會

部區	府名	分會數
北部	清邁府 (Chiang Mai, เชียงใหม่)、清萊府 (Chiang Rai, เชียงราย)、美塞縣 (Mae Sai, แม่สาย, 屬於清萊府的一個縣)、攀縣 (Phan, อำเภอพาน 屬於清萊府的一個縣)、美塞、攀縣，有聯絡處)、帕天府 (Phayao, พะเยา)、南邦府 (Lampang, ลำปาง)、帕府 (Phrae, แพร่)、楠府 (Nan, น่าน)、宋膠洛縣 (Sawankhalok, สวรรคโลก 屬於素可泰府 (Sukhothai) 的一個縣)。	9 分會
中部	曼谷是總豐順會、彭世洛府 (Phitsanulok, พิษณุโลก)、素攀武里 (Suphan Buri	3 分會
南部	合艾 (Hat Yai, หาดใหญ่, 屬於泰南宋卡府的一個縣)、博他倫府 (Phatthalung, พัทลุง)、素叻府 (Surat Thani, สุราษฎร์ธานี)、沙道縣 (Sadao, สะด้า, 屬於泰南宋卡的一個縣)、惹拉府 (Yala, ยะลา)。	5 分會
東北部	巴塞縣 (Prasat, ประสาท, 屬於素輦府 (Surin, สุรินทร์) 的一個縣)。	1

泰北幅員廣大，客家族群分部又很零散，2014 年到泰北進行

調查時，就為了交通問題與路線走法頭痛不已，泰北各府之間相距遙遠，但還是希望每個會館都可以去看一下，於是就從曼谷先飛到最邊境的青萊，再一路往清邁方向走，最終點是清邁，然後再回曼谷。

### 清萊府 (Chiang Rai, เชียงราย)

我到的第一個泰北會館是在清萊的客家豐順會館，理事長 B1 已經七、八十歲，仍積極往返上海在讀博士，論文也是要寫泰國的客家人。目前會館有 300 個會員，大致就有 300 個客家家庭，主要都是來自豐順，現在第二代大約也七十歲了。由於清萊華人種類多，所以華人之間的通婚很普遍，客家話不容易傳承：

我們這裡全部豐順縣來，80%以上都是半山客，豐順裡面還有潮州人，潮州人也在豐順縣，好像我就是潮州，我父親是潮州，我母親是客家。泰國北部清萊府已客家豐順為多，很少客家梅縣，大部分都是豐順移民。我們大部分是豐順縣來的。因為你們（梅縣客家人）我們叫深客。你們梅縣大部分比較有文化水準的，我們豐順客家大部分沒有收什麼教育。(B1, 2014)。

B1的父親是潮州人，母親是客家人，他認同自己是客家，會說客語，結婚的對象是海南人，所以子女無法說客語，在家都以泰文溝通，由於擔心清萊的教育狀況不佳，他送子女讀泰國的英文學校，後來就到美國去讀書就業了。這樣的情形在泰國客家社群很普遍，有能力者子女大了就往歐美送，然後孫子有不少就是金髮碧眼的混血新客家族群。此外，泰北的特色就是接近中國邊境，與中國雲南少數民族來往較多：

這裡少數民族大部分是雲南省，雲南有20多個少數民族，重

要的20多個少數民族裡面，這裡大部分都會有，少數民族都會移民到這裡。他們在邊境山上居住，後來泰國政府就給他們高山族公民證，我們都會跟他們做生意（B1訪談,2014）。

### 帕天府（Phayao, พะเยา）

我們到帕天府也是拜訪當地的豐順客家會館，但因為跟著理事長B2（六十多歲）到處拜訪老人家（第一代約八十八歲），參觀每個人的工廠、旅館、商店店面、家裡的佈置、佛堂、祖先牌位（有的還保留堂號）跟飼養的暹羅貓，所以比在清萊對當地客家有更深一步的認識。B2對於宗教很有興趣，在一樓的店面（類似超級市場）的神壇祭拜了觀音、財神、本頭公之類的華人信仰；二樓有整間的泰國佛教的佛像、高僧照片、文物等等，由於泰式佛教有收藏高僧雕像的傳統，所以眾多栩栩如生的高僧像也令人驚訝。除此之外，B2先生也將當時泰國國王拉瑪九世（2016年已過世）照片拿來拜。泰國與中國的宗教交錯融合在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雖然 B2 已經六十多歲，但算是第二代，他熱心帶我們走訪兩位第一代的長輩，八十多歲的 B3 先生看到 B2 還是當小孩似的摸他的頭，十分感人。另一位第一代 B4 先生原本是記者，留下許多早期帕天府的報導，非常珍貴，但人已經衰老，將近九十歲，只能躺在床上無法言語及走動。

仍然在自己家具工廠放著祖先牌位，還有堂號東海堂（徐家）的 B5 先生（六十多歲），中文非常好，幾乎不用翻譯都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其他受訪者多半中文泰文夾雜受訪）。他表示他們原本住在緬甸，在仰光受中文教育到高中後，因為緬甸政府沒收華人財產他們才全家逃到泰國，一文不名的重新開始。他對於客家人在泰國的遷移史也很有看法：

我們這個湯客（來自豐順縣湯坑鎮），就是豐順那邊來的，在曼谷的話就做一些食物場，最會的嘛，不然就做一些皮革，做皮革的話，做鞋子，這些是客家人比較多，然後就有一部分人就是先移民到北部來。到北部來的話，另外一批來的話，他一定要去找你們認識的人，所以從泰國北部，從彭世洛以上都是我們豐順人，彭世洛、南邦、帕府、楠府，還有清萊，還有這個帕天，帕天三、四十年前還是一個縣，屬於清萊管的一個縣，然後就分出來變成一個府，這個帕天就是有七個縣，兩個分縣，我們就是分布在這個客家人，就以豐順人為主啦，其他好像梅縣人很少（B5 訪談，2014）。

他也覺得豐順與梅縣人是很不同的，處理潮州與梅縣之間的半山客，往往有些尷尬：

我們半山客人（豐順、揭陽、揭西等第）的話，好像是對於文化方面、知識方面必較落後一點，跟梅縣人文化比起來，梅縣人的文化就必較高。梅縣人多數，他們的文學很好，文化上有的差別。有什麼會議開始的時候，好像我們豐順人提議什麼都沒有通過，從來沒有通過，而且好像有一些重大事件的時候，好像比如我們參加什麼盛會，譬如這是這個理事館開招待會的話，我們被迫站第二排，他要站前面，他說你過去一點，這個有人站了。二等公民了是嘛！好不自在喔！所以他們（半山客）就跑到潮州會館，他們跑到潮州會館的話，潮州也是很歡迎，說好來啊！我們就做理事會的理事啊！同樣的情形又變成第二排了，半山客也說為什麼要二等公民啊！所以說好啦！我們前輩一些半山客人嘛，就是多數豐順人嘛，第一批就建起來自己的會館，說現在我們豐順人有地方透氣了（B5 訪談，2014）。

訪談泰北結束後，回到曼谷看看其他會館的好友，果然 A2 前輩就問我說：那些豐順人說我們（梅縣）什麼？我有點支支吾吾，他大約理解，就說：

全世界就只有泰國有半山客這種分類，他們太奇怪了（A2）。

但事實是，在原鄉的時候，就有「半山客」的稱呼了。

來到帕天府的隔壁帕府（Phrae, นพธิ์），依然是豐順人的天下，有帕府客家豐順會館，設立於華文中興學校裡面，校董與會館成員大致雷同。早期常常有這種情形，會館之下設立學校、醫院、寺廟與義山（公墓），可以滿足離鄉客家族群在教育、醫療、宗教與喪葬的需求。後來慢慢醫院與義山逐漸減少，有些會館仍設有或支持華文學校的發展，為推展華文而努力。我們 2014 到中興學校那日，還有台灣嘉義某國小學生來這裡交流，大家相見一片和樂。

由於泰國禁止華文教育相當久，1990 年代後才開始又恢復華文教育，所以偏遠的泰北帕府這裡的客家族群中文都不好，甚至連中文名字都沒有。有些時候，華人父母把子女送來這個中興學校時，請學校幫忙取中文名字（B6 訪談，2014）。名字成為他們與家鄉的重要聯結：

我叫仲華（中華），我的號是我的父親取名，叫做永豐（永遠的豐順人之意，B7 訪談，2014）。

我們的學生都有華人名字和泰人名字，尤其會給孩子來這裡念中文，我的兒女都在這裡讀中文。所以我就建議教中文老師，如果他父母想要有中文名，可以把他的泰文名翻譯過來，他的姓呢！他是帕府人就給他姓帕，帕XX，帕XX，以後他到國外留學，有人問他你哪裡人，我泰國帕府人才姓帕，這有

他的追蹤，他的追蹤在那裡，如果你給他姓羅、姓劉，他就不知道（B6訪談，2014）。

不是很確定後來他們有沒有這麼作，但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好像原有的家族姓氏傳承就深深的被改變了。

由於帕府華人不多，所有華人大都聚集一起活動，潮州、客家、海南都相處甚歡，例如：

我們的禮堂（中興學校）裡面就集中我們華人社團的會館都在禮堂裡面…我們這裡有本頭公廟，不分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所有華人社團都有機關都在本頭公廟（B6訪談，2014）。

這種情形下，豐順會館成員就比較自然有多語的能力，在會館裡除了泰語，大家還會一起講潮州話與客語，競爭意識不大激烈：

我會講客家話，我們這裡都是半山客，會講潮州話，華語和客語，但第三代沒有講客家話了。（B7訪談，2014）。

相較於帕天府、帕府的農村性格，南邦府（Lampang, ลำปาง）是泰北僅次於清邁的第二大城，人口多也較具都市風貌。當地華人多，彼此之間也有些競爭感，客家認同也變得比較重要，客家族群內除了豐順人多，大埔也不少：

開始我們不重視客家認同，但像潮州人就跟潮州人團結，潮州人還分幾種方言，海南人就跟海南人團結，讓我們不能不做任何事，所以我們也要團結起來，南邦府有八組華人團體，潮州人有四、五種，沒有集中為一個潮州會館，客家族群也有兩組，有大埔和豐順；另外一組是海南人，所以客家認同

對我們就比較重要（B8訪談，2014）。

到了清邁，又是另一番景象。清邁客家會館遲至於1974年成立，有30多年的歷史。清邁的華人族群更加多元，特別是中國邊境雲南過來的：

（問：清邁的華人那些比較多？潮州人嗎？）

雲南人可能最多。雲南不是純雲南，所謂雲南就是說從雲南來叫做雲南，有四川、也有山東，或是其他各省，就是一大票，跟著國民黨到這邊來來，那叫雲南，並不是代表雲南人喔！（B9訪談，2014）

由於泰北接近泰國與中國、寮國、緬甸的邊界，泰北客家族群與邊界各國關係就很密切。無論通婚、就學或是從商：

我太太的媽媽是西雙班納（สิบสองปันนา）人，他的的父親是軍隊，是跟蔣介石軍一起來這裡（B2訪談，2014）。

B5在緬甸的大其力<sup>6</sup>讀中文，之後還去仰光讀高中：

我們在這邊的話，根本不可能讀中文，所以一定到緬甸大其力那邊讀中文，然後我就繼續到仰光去升學，我幾個在仰光的同學也是在從清萊的美賽那邊過來。同樣時間在緬甸就可以學到中文，如果在泰國就沒有辦法（B5訪談，2014）。

B10也說，過去有段時間緬甸的軍人時代，玉石跟珠寶全部歸國家擁有，私人不能做，他們就跟雲南人一起偷偷收購從緬甸進泰國。

所以我們跟雲南人有密切關係，生意來往的密切，從20幾歲

---

<sup>6</sup> 大其力，是緬甸東部撣邦的一個邊境城市，也是大其力區的行政中心

就做到前20年就沒有做了，後來緬甸就開放，開放說你們可以，不用偷來，可以在緬甸自己的家裡註冊給外國人直接來買（B10訪談，2014）。

泰國北部的客家人遷移時間較曼谷晚，通常為第一（約八十歲以上）與第二代（目前為五、六十歲），因此，客語還相當不錯，普通話也可溝通；但新生代（三、四十歲）則無法使用客語者居多。

我是現在代表豐順和南邦，在我之前，他們是第一代，他們開會時就用客家話溝通，現在我是第二代，我只會講一點點客家話，只能用泰語開會，大部分的會員也是第二代，他們都懂泰語，會員還是有第一代，但他們都80歲以上（B8訪談，2014）。

（問：開會的時候會講客家話嗎？）

我可以聽，但是不太會講客家話了（B11，第二代，2014訪談）。

有些第一代的會員則把希望寄託在更下一代身上，例如努力的教孫子輩說客語：

問：您在家都跟小孩講客家話？

對！現在我在家裡，我都會講客家話。孫子他們會聽，他會說。我也讓他在清邁的崇華新生華校讀書，會學普通話（B12，第一代，2014訪談）。

整體而言，泰北區域連接中國、泰國、寮國與緬甸的邊界，因此，來自雲南省的中國各省人數多，少數民族（例如彝族等）也在邊境聚居，導致泰北華人的樣貌非常多樣，華人之間通婚頻繁，父母雙方都是客家的比例較曼谷中部少很多，不利於家族客

語的傳承。多半在第二代就只會聽，不會說。另外這區也有很強的半山客（豐順、揭陽、揭西）、豐順客、湯客（豐順湯坑縣）認同，與泰國中部（含曼谷）差異很大。形成介於潮州與梅州之間一種新的認同與文化形式。同時，泰北區域也會受到邊境國家的影響，與緬甸、寮國、中國互動較多，在泰國華文禁止的時期，會有華人到緬甸學中文；商業上的合作也很頻繁。

## 五、泰南客家社會的形成

泰國南部的客家族群多數與馬來西亞關係密切，泰南三府原本就以穆斯林人口多，地理上接近馬來西亞，歷史上這個區域的歸屬常有糾紛。陳開明（1999）整理相關重要事件指出：1906年，泰南三府開始歸泰國中央政府統治。1909年後，這一地區仍然經常發生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1947年，由於北大年伊斯蘭同盟提出7項自治要求遭拒絕而發生了一系列叛亂，這些叛亂使泰國政府與馬來穆斯林的關係進一步惡化。1957年馬來亞獨立<sup>7</sup>，又發生了馬來穆斯林就大學設置和穆斯林官員任用等問題向內務部請願的事件。1960年代泰國推行大規模現代化運動，國家經濟開發的

---

<sup>7</sup> 1909年的《英國-暹羅條約》（Anglo-Siamese Treaty of 1909），也稱《1909年曼谷條約》（Bangkok Treaty of 1909），馬來亞被分成兩個部分。由今天北大年府、陶公府、宋卡府、沙敦府和惹拉府組成的地區仍由泰國人控制，而吉打州、吉蘭丹州、玻璃市州和丁加奴州則被劃入英國勢力範圍，成為其保護國。後來，四個州與柔佛州一道，成為了馬來屬邦；1957年這個區域獨立而北大年府、陶公府、宋卡府、沙敦府和惹拉府組成的地區不滿仍在泰國統治下，激發一連串分離主義活動。在族群關係上，許多學者認為，在政治領域，主體民族泰族佔據著領導地位，泰族的佛教言論則被描繪為泰國的文化特徵，而其南部的馬來人及北部的山民等則被視為外來客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沒有任何地位，（王黎明，2006）泰國南部的馬來人奉古蘭經為圭臬，信仰伊斯蘭教，與信仰佛教的泰族人有著涇渭分明的族際界限，他們以鮮明的宗教標籤彰顯自身的民族意識與民族特徵，雜揉了經濟不平衡和宗教異質性的雙重因素，使得這些少數民族很難與主體民族在經濟與信仰方面達成某種和諧或互補，相反，卻是在與主體民族相背離的關係中導致邊緣化趨勢，而這種趨勢又反過來加劇民族之間的經濟不平衡和社會矛盾，使得衝突更加劇烈（王黎明，2006）。

潮流開始波及南部。但這一地區在 60 年代卻開始發生武力反對中央政府的分離運動。在 1973 年分離運動還演變成各種要求權利的極端行動，這些行動到 1975 年海軍士兵殺害穆斯林、北大年舉行抗議集會等一系列活動時達到了頂點（陳開明，1999:44-47）。

以位於泰國與馬來西亞邊境的勿洞（**Bentong**）而言，勿洞人口中，馬來穆斯林民族佔 51%，佛教泰族與華裔百分之 47%（據說泰華各占約一半，但面臨穆斯林兩者皆屬少數族群），基督教及印度教 2%。勿洞的客家人多半初登陸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再從馬來西亞遷移泰國，跟馬來西亞有密切關係。他們從事種植橡膠樹為主，例如早期的盧煥基先生為首，創有「東城橡膠園」，繼有盧彬榮先生創有「欣琴橡膠園」。（黃有霞，2014）。

到泰南進行調查的經驗，深深讓人感到泰南客家與曼谷客家真有點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首先，從曼谷到合艾（泰國第三大都市，泰南第一大城市）需經一小時半的飛行時間，從合艾到勿洞，則需搭車五個小時，歷經數十次邊境的停車檢查，就讓人心驚，仿如到達戰區一般。因此，在曼谷的客家長輩更是再三強調，絕對不能離開旅館附近兩條街的區域內，有事情就要立刻連絡。但在隔天的訪談中，勿洞客家會館受訪者 C1 開口就說：

那些曼谷人一定跟你們說這裡很危險吧？哈哈，有嗎？曼谷人叫我們是山巴，都是這樣（C1 訪談，2016）。

再者，當他們聽見我們花了七八個小時才從曼谷來到勿洞，也很疑惑：

來勿洞從檳城比較快啊，只要兩個小時就到了，你們為什麼要從曼谷飛到合艾，然後再到這裡來（C1 訪談，2016）？

這樣的地理位置，使得泰南的客家族群與馬來西亞的客家經

驗比較類似。早期勿洞客家族群主要遷移路線：原鄉（梅縣、惠州、高州與茂名）搭船到檳城，再從檳城到勿洞（目前車程兩小時半）；相較於從合艾過來五個小時，檳城的生活與互動更勝於其他泰國大城市。由於遷移的路線經過馬來西亞，許多家庭也有親人在馬來西亞，例如勿洞客家會館創會人曾劍榮的兒子有幾位在馬來西亞發展，幾位在泰國。

另外在原鄉部分，泰國主流客家族群的原鄉以廣東東部為主，例如梅縣、大埔或是豐順；但泰南的客家原鄉比較以廣東西部接近廣西的區域為主，例如高州、茂名、信誼等等，這使得他們的客語有些差異，比較受到廣東話影響，在泰國算是少數。受訪者 C2 就有點哀怨地說：

泰國都沒有什麼高州的會館，但是馬來西亞就有三十個…（C2 訪談，2016）

我們一般都是從中國過來到檳城（馬來西亞）上岸就進來勿洞，從他們那邊過來交通比較方便（C1 訪談，2016）。

其中一位會員 C3，在勿洞開度假村與飯店，更是以馬來西亞觀光客為主：

禮拜五，店裡通通都是馬來西亞人，尤其遇到大節日，他們都通通會來玩（C3 訪談，2016）。

再者，泰南客家會館成員的中文能力比起泰國中部與北部的客家會館都好很多，讓我很驚訝。他們神祕地表示，由於泰國很早就開始禁止華語的教學，有一段時間，勿洞小朋友的華語與客語當時都是馬來西亞逃過來的共產黨背景的客家老師教的（C4，2016），母語傳承的比起中部跟北部好很多：

客家會館有開會應該講客家話，好像我們這裡開會都講客家話。但其他會館沒有。每兩年有客家會館跟懇親大會的時候，每一次都是會說提倡會講客家話【不忘祖宗言】，但是都是其他地方的人講得不好，希望他們多多學習，慢慢就會好（C3 訪談，2016）。

勿洞客家會館人數 700 多人，若一個家庭一個人參加，就約有 4000 人。如果還有沒加入的客家人，當地客家人可能有六七千人。加上勿洞附近仍有些客家人聚居的村落，整體人數可能超過一萬人，可以持續維持客語的使用：

水湖（正確的中文不確定？）那裏有客家村，大家都講客家話，後來連泰國太太都會講了，在泰北不會講客家話的人，到這裡也會講客家話了（C3 訪談，2016）。

在會館裡，目前已經第二、三代的理事長們仍可以說流暢的客語，據說第四代有些還可以說客語、有些其他的福建人嫁過來後還學會客語，顯示客語在當地仍有優勢地位。但這並不代表勿洞的客家認同傳承比較強，年輕人（30 歲以上）多半希望到大城市發展，離開家鄉，也不會參與客家會館活動：

30-40 歲的人，他們大部分不參加客家活動了，他們有時也多畢業大學後就在曼谷，或在其他地方，你還叫他回來，是很難，因為除非你有自己的事業，回來當管理嘛，不然你叫他回來做什麼（C1 訪談，2016）。

另一個客家人聚集的泰南城市則為合艾市。1925 年到 1941 年為合艾的發展期，除了謝樞泗先生，來自廣東蕉嶺的徐子亭、徐錦榮父子也扮演重要角色，捐地開闢街道、興辦學校、設立醫院，吸引大量華人來到合艾種植橡膠、開採錫礦、投資商店等（蔣

炳釗，2002:231)，經濟蓬勃發展，今日已經為泰南第一大都市，全泰國僅次於曼谷、清邁的泰國第三大城市。目前合艾仍有相當高比例的華人後裔，也是客家人聚集的城市，占有很大的影響力。例如謝樞泗之子謝其昌先生年幼在檳城（馬來西亞）接受中、英、泰文教育，畢業後返回合艾市，曾任合艾市長，後再當選合艾市議會主席，能操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對客家鄉親有深厚的感情，為合艾客家會館創辦人之一，後來再組織「梅州同鄉會」自任會長（蔣炳釗，2002:231）。還有豐順人丁家駿先生創有規模很大的「泰油公司」，還有興寧人黃清林先生創有汽車水箱廠，梅縣人劉榮芳先生創有名牌服裝行，還有丘細見家族（豐順人）創有五星級大酒店及金融中心，另外，珠寶或金飾業客家人也有一席之地等。合艾市區都是華人，商業有 95% 也掌握在華人手中。過去因為謝樞泗與徐景榮的關係，客家人是比較多的。但後來潮州人也大量移入，目前大致人數接近。合艾客家會館會員 2000 多人，當地客家人應該破萬，人數與潮州人不相上下。但也開始擔心他們許多下一代外出發展，一些小生意已經被回族取代（C5 訪談，2016）。

合艾擁有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半山客會館。「半山客」其實是原鄉就有的概念，意指來自於豐順、揭陽、揭西、河婆等地的客家人。區域剛好在潮客之間，語言接近客家，但生活風俗接近潮州。但來到泰國後的「半山客」卻也經歷了新的共同歷史經驗與記憶：原本到北碧府耕種穩定的農民生活，卻在排華的總理不當政策下，一夕之間失去土地與財產，逃到曼谷從新生活。雖然後來有些人認為這迫使泰國半山客開始從事商業與工業（沒有了土地），一些成為巨富。但可能有更多的半山客在曼谷底層流離失所，飽嘗貧窮之苦。此外，「半山客」在泰國歷經了複雜的認同過程：早先在潮州會館、有些在客家會館，後來豐順會館成立後，

許多又到了豐順會館。但四十年前合艾的半山客還是成立了自己的會館。讓原本不屬於豐順，例如揭陽、揭西、河婆的客家人共有新家（C6 訪談，2016）。但值得注意的是，半山客會館成立於合艾（非曼谷），但得到曼谷豐順大富豪的支持。半山客組織（含豐順、揭陽、揭西、河婆等）在泰南，泰北卻是豐順會館的天下。

合艾目前客家內部各種都有，感覺上半山客仍是主流（豐順與揭陽或揭西），另外梅州、大埔、惠州等。來的路線也分為兩種：一種從汕頭到曼谷到合艾，通常就跟馬來西亞沒有什麼關係。一種從汕頭到檳城到合艾，就很接近勿洞客家的路線，也會有跟馬來西亞親近的關係，根據他們的說法，他們第二、三代的中文很好主要是馬來西亞的影響。但在第四代就沒有辦法維持了。目前合艾會館理事長 C7 就是個例子，我們可以用英語溝通，但中文不行，更不會說客語。不大會中文的他在整個場合顯得沒有自信，也不大敢說話可以想見其他年輕世代會把到這裡當作有點恐怖的事情（C7，2016 訪談）。

## 六、泰國客家族群的多樣認同

泰國客家族群內部具有許多的差異性，交錯出複雜多樣的認同樣貌。大致上內部的差異性可分為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

一、來源地的差異：泰國北部以豐順客家人為主；中部地區梅縣最多，大埔居次，半山客（豐順、揭陽、揭西）人口較少；泰國南部的大城市合艾的客家人口大約是三強鼎立：梅縣、大埔與半山客旗鼓相當；但邊境區域就以茂名、信誼與高州居多。因此，不同區域來源的客家認同內涵差異很大，豐順客家人的認同裡，半山客優先於客家認同，客家認同比較是近代發展出來的。但在梅縣或是大埔客的經驗裡，就是只有客家認同。

**二、與潮州人的關係：**如果在潮州人多的地區，或是與潮州競爭比較強的區域，通常客家意識比較強。但在以客家聚居的區域，相較客家意識比較不清楚也比較不重要。因此，個體的族群認同可能隨著其情境的轉變（例如當下的脈絡中其族群為強勢或弱勢地位）而調整。例如有關於墨西哥裔學童的研究指出，在拉丁裔優勢的學校中，墨西哥裔學童的族群認同較低，而在拉丁裔劣勢的學校中，反而其墨西哥認同加強，學者認為這可能是較少的歧視性經驗會降低自我族群探索的動力（Umana-Taylor, 2004）。此外在中部地區，也有不少客家人選擇隱形於潮州人中，因此，兩者的關係相當複雜與變動。

**三、當地的華/泰關係：**在華人人數很少的區域裡，客家族群傾向與其他華人群體（例如潮州、海南或廣府）共同在華人的架構下互動，例如勿洞與帕府，幾個華人的會館或是信仰組織都會聚集在一起。雖然有客家認同，但也會去學其他的潮州話或是廣府話。

**四、都市化與現代化的影響：**都市化與現代化越早的區域，失去客語的世代越早。曼谷可以說客語的年齡層大約都超過七十歲；泰北都會區（如南邦或是清邁）可以說客語的大約五、六十歲；中部的農村區域大約四、五十歲還可以客語說得流暢。進一步來說，客語能力是否影響客家認同？就目前來說，還是肯定的。有些年輕人因為無法說客語或是中文，被客家會館的長輩質疑，導致失去參加會館活動的興趣，對客家事務也不關心，成為泰國客家傳承的重要困境。

**五、跨國的影響：**首都曼谷聚集的各客家會館，例如泰國客家總會、惠州會館、大埔會館、台灣客家同鄉會等等，都積極參與全球跨國客家認同的建構過程，即使在北欖坡府（距離曼谷稍

遠的城市)，也認為他們可以參與跨國客家的行列，（即使北欖坡客家會館的會員早就不會說中文跟客語），一起為客家認同而努力。近年來全球性的客家活動日漸興盛，無論台灣或是中國的客家活動，都吸引不少泰國客家會館的參與。再者，泰南的中文與客語傳承，很多經由馬來西亞的客家老師所指導；緬甸對泰北地區也有類似的影響力。

族群認同是一個學習與探索的過程，個體需要去了解其族群的特色與意義、價值與態度、建立與族群成員的關係、學習與實踐族群的社會行為、認知到自己對其族群的感受、最後決定了族群在自己生命中的意義與角色（Xu, Farver, and Fauker, 2015:63）。Maricia（1966）與 Phinney（1992）開始發展對於認同形成過程的討論，並將族群認同的形成定義為：個體理解到他的族群的含意，並決定族群對其生命的角色（Phinney, 1993:64）。個體認同的形成需要經過探索（**exploration**）：個體需要積極的去尋求其族群的意義與資訊；以及承諾（**commitment**）：個體需要決定並承諾族群在其生命中的角色與地位（Yip, 2013:206）。這兩種高低程度的連結下，學者提出了四種個體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擴散的位置（diffused status）：個體沒有探索也沒有承諾其族群認同；foreclosed status：承諾了族群認同，但沒有探索的意願；Moratorium（暫停或中止）位置：探索了族群認同但沒有承諾；achieved status（完成的位置）：個體探索了其族群認同，並承諾它（Marcia, 1996）。

如果我們從這幾個角度來看泰國客家族群的認同，在第一代與第二代會館核心成員中，他們的客家認同是既有探索也有承諾的 achieved status（完成的位置）（例如 A1 與 A2）。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核心成員，可能逐漸轉向是承諾多於探索的 foreclosed status（例如叻丕會館的年輕人 A11，他認同自己是客家，但不知道內容是什麼）。更多的是第三代或第四代不再參加客家會館活動，也

不知道自己祖先來源的新世代，則進入了沒有探索也沒有承諾的擴散位置（diffused status）。

對我而言，困難也複雜的是，承諾自己是客家人，卻不知道「客家認同」是什麼的第二與第三代，將如何影響或引導未來泰國客家族群的方向。在跨國客家認同的熱潮中，泰國客家族群如本文一開始，利德森教授所說：

客家人的認同與泰國社會關係沒有直接性的影響，相反的，卻繼續進行交流與轉移文化。可以說客家人融入在泰國社會中，並沒有失去自己的認同。

在家庭與會館的努力下，泰國社會中的客家人並沒有失去自己的認同；但在同化教育、都市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客家文化的意義與語言傳承變得格外困難，也讓客家人失去探索其族群的意義與資訊，只留下了承諾。這些承諾是否可以激發新世代重新在跨國客家認同運動中，找到新的族群意義與資訊，或重新建構泰國客家的內容，或是以新的方式來定義泰國客家（如同利德森老師所說，不會客語的客家人）？

從一開始認識利德森教授與 A2 兩位第二代客家長輩，我就深深被他們對於客家的熱愛與認同所感動。他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即使無法說很好的中文與客語（有些關鍵比較深入的回答，他們還是只能用泰語表達），但在自己五、六十歲之後開啟對客家文化的探索，完成了自我族群的認同位置，很努力也很急迫希望為泰國客家留下一些什麼。隨著第一代老人家的逐漸離去（每回去曼谷一次就會聽到誰誰誰又過世了），第三代只剩下承諾客家身分而失去探索客家文化的能力，夾在中間的第二代有很深的焦慮感。隨著全球客家認同運動的熱潮，有些人燃起一些希望，渴望泰國客家文化與認同可以持續傳承。

## 附錄：受訪者資料

代號	當時身分	大約年齡與世代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1	泰國客家總會成員	60，第二代	2009.10.6	曼谷客家研究學會
A2	梅縣會館理事長 曼谷客家研究學會會長	65 以上，第二代	2009.10.6	曼谷客家研究學會
A3	曼谷惠州會館理事長	70 以上，第一代	2011.09.16	曼谷惠州會館
A4	北欖坡客家會館理事長	60，第二代	2015.08.27	北欖坡客家會館
A5	huay kra box 村民	50 第三代	2016.12.07	A5 家
A6	huay kra box 村民	40—50 第三代	2016.12.07	A5 家
A7	huay kra box 村民	70 第二代	2016.12.07	A7 家
A8	huay kra box 村民	70 第二代	2016.12.07	A8 店面
A9	叻呷客家會館成員	27 歲，第三代	2015.08.31	叻呷客家會館
A10	北欖坡客家會館成員	60 歲，第二代	2015.08.27	北欖坡客家會館
A11	大城客家聯誼會成員	86 歲，第一代	2015.08.29	大城客家聯誼會
A12	佛統客家聯誼會成員	80，第二代	2015.08.31	佛統某一飲料店
A13	彭世洛客家會館理事長	50 歲，第二代	2015.08.26	彭世洛客家會館
B1	清萊客家豐順會館理事長	80 歲，第二代	2014.07.28	清萊客家豐順會館
B2	帕天客家豐順會館理事長	60 歲，第二代	2014.07.28	B2 家中
B3	帕天客家豐順會館成員	86 歲，第一代	2014.07.29	B3 家中
B4	帕天客家豐順會館成員	80 多歲，第一代	2014.07.29	B4 家中

<b>B5</b>	帕天客家豐順會館成員	60 歲，第二代	2014.07.29	B5 店面
<b>B6</b>	帕府客家豐順會館成員	60，第二代	2014.07.30	帕府中興學校
<b>B7</b>	帕府客家豐順會館理事長	70 以上，第二代	2014.07.30	帕府中興學校
<b>B8</b>	南邦豐順會館成員	60 歲，第二代	2014.07.31	B8 公司
<b>B9</b>	清邁客家會館總幹事	60 歲，第二代	2014.08.01	清邁客家會館
<b>B10</b>	清邁客家會館理事長	65，第二代	2014.08.01	清邁客家會館
<b>B11</b>	清邁客家會館成員	50，第二代	2014.08.01	清邁客家會館
<b>B12</b>	清邁客家會館成員	80 歲，第一代	2014.08.01	清邁客家會館
<b>C1</b>	勿洞客家會館成員	60 歲，第二代	2016.06.29	勿洞客家會館
<b>C2</b>	合艾客家會館成員	60 歲，第二代	2016.06.30	合艾客家會館
<b>C3</b>	勿洞客家會館成員	60 歲，第二代	2016.06.29	勿洞客家會館
<b>C4</b>	勿洞客家會館理事長	60 歲，第二代	2016.06.29	勿洞客家會館
<b>C5</b>	合艾客家會館成員	80 歲，第一代	2016.06.30	合艾客家會館
<b>C6</b>	半山客會館理事長	80 歲，第一代	2016.06.30	半山客客家會館
<b>C7</b>	合艾客家會館理事長	60 歲，第二代	2016.06.30	合艾客家會館

## 參考書目

- 王俐容，2011，〈泰國客家社團與族群認同初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1 年補助大專校院發展客家學術計畫成果報告。
- 王俐容，2012，〈跨國社群、族群認同與文化政策：以泰國為例〉。《台灣客家族群文化政策》，第 147-174 頁，台北：智勝出版。
- 王黎明，2006，〈全球化視野下的泰國少數民族邊緣化—兩種不同的類型：泰北山民與泰南穆斯林〉。《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8（2）：64-68。
-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
- 李國卿，1988，《泰國華人經濟的演變與前膽》。臺北：世華經濟。
- 徐仲熙，2006，〈論泰國客家華人的歷史〉，《泰國客家人：泰國客家總會八十周年會慶特刊》。泰國：泰國客家總會：頁 301-310。
- 陳開明，1999，〈泰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南部穆斯林問題〉，《世界民族》（2）：44-47。
- 陳瑞珠，2011，《臺灣客家族群的跨國認同與文化建構：以泰國臺灣客家同鄉會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有霞，2014，《泰國勿洞地區客家人的移墾與橡膠業的發展》。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蔣炳釗，2002，〈泰國合艾市的開發與客家關係〉，《第三屆國際客家學研究研討會專輯：東南亞與客家》，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叢書，頁 228-237。

楊建成，1986，《泰國的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

劉青山，2006，〈潮汕半山客華僑華人〉。頁 38-51，收集洪林、黎道網，《泰國華僑華人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

Chuan Phetchkhaew, 2006, *The research of Thai Chinese in Suratthani province. Thailand : Suratthani University.* (泰文: ชวน เพชรแก้ว. 2006. ชาว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ในจังหวัดสุราษฎร์ธานี . คณะครุ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ราชภัฏสุราษฎร์ธานี) ; 《素叻府的泰國華人研究》)

Chansiri, Disaphol, 2008, *The Chinese Émigrés of Thai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8.

Mahatdhanobol, Vorasakdi., 2001, *Keu Hakka Keu Chin Kea.* (泰國華人與客家人) Bangkok: Matichon, 2001.

Phinney, J. S. 1993. A three-stage model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In M. E. Bernal (Ed.), *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among Hispanics and other minorities.* SUNY series, United States Hispanic studies (pp. 61–79) .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

Umana-Taylor, A. J., 2004. Ethnic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Exam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contex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 139–146.

Wang, Li-Jung, 2018, Towar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Thailand, *Asian Ethnicity*, Vol.19, Issue 2, pp.211-234.

Xu, Y.Y, J. Farver, and K. Fauker ,2015, “Ethnic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mong Asian and European Americans: When a minority is the majority and the majority is a mino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 62–76.

Yip, Tiffany ,2014, Ethnic Identity in Everyday Life: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Status, *Child Development*, January/February 2014, Volume 85, Number 1, Pages 205–219.

